

酷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词，是指擅长使用严刑逼供的手段滥杀无辜的官吏。本质上带有浓厚的“特工”色彩，他们办案的逻辑推理能力高人一筹，整人的花样也是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设《酷吏列传》，后世史家多有传承。《新唐书·酷吏列传》载有酷吏十名，其中有七名是武则天时期的，这一时期的酷吏凶残嗜杀的程度远超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谓“政碎事从，奸臣作威，隳僭宿狡，颇用惨刻奋，然不得如武后时敢搏拏杀戮矣。”

提起“请君入瓮”的典故，我们会想起唐代酷吏的代表人物来俊臣。纵观有唐一代，在初期“贞观之治”的短暂繁荣之后便祸端连连，暗藏凶险，甚至差点让“开元盛世”胎死腹中，其祸根主要包括女祸、阉祸和藩镇祸，依次泛滥，终致大唐灭亡。若要追根溯源，我以为唐代中后期朝政之所以越来越黑暗，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实来俊臣原本只是个小人物，据《新唐书·》记载，此人是京师的小无赖，因迎合武则天的“铜匭”（检举箱）告密方式，诬陷好人而得到信任，竟一下子被提拔为御史中丞，专事对中高级官员的监察。他学无术，却一肚子的坏水，挖空心思写了一本《罗织经》，专门钻研罗织罪名的窍门，这一套本领非常合武则天的胃口。武则天自从不择手段以周代唐之后，内心不免发虚，很需要建立一整套恐怖政策来压制那些心怀不满的臣民，达到以威

以《林下云烟》为书名，颇具古意，书中云集了海上众多书画艺术家，从艺的史迹以及轶事趣闻，识得个中三昧，以飨同道。

一为学养。旧式艺术家，家学不可小觑。郑氏笔录的诸多书画艺术家，家学渊源。

绘画大家李毅士，曾绘《长恨歌画意》三十幅，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化史诗为史画，名噪一时。其父李宝璋，擅丹青、工诗文，著有《待庵题画诗》《毗陵画征录》；其叔李宝嘉不仅著有《官场现形记》，几笔花鸟，也是活色生香。李毅士耳濡目染，自小执笔涂鸦，残水剩山、花卉鸟兽，颇多趣味。加之其父悉心指点，见识自然非同一般。

名重海上的赵叔儒，以画马驰骋艺苑。其父为清咸丰名翰林，曾任同治帝启蒙老师；其外舅是闽中大收藏家。吉金文字，历代名家，不一而足。吴道子的刘备、曹丕、孙权三幅白描帝王图，也出自其外舅的收藏。赵叔儒从小喜画，八岁时，家中会宴宾客，名流沓至。众人耳闻赵叔儒擅长画马，便邀约对客一試。赵叔儒起身作揖，执笔一挥而就，见者无不唾舌。其外舅即相中赵叔儒，断言：“此子他日必在画坛出人头地。”

二谓眼界。学养决定了眼界，而眼界又使得艺术家不甘囿于一隅之地，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多的艺术领域，以触类旁通，相得益彰。

吴湖帆自幼受家藏熏染，浸渍于历代

2019年，巫正利的长篇小说《彼岸温暖》出版后，被列入四川省农家书屋重点书目。2021年，巫正利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散文《母亲的沙家浜》，受到来自国内作家和评论家的热情肯定，著名青年评论家郑润良说：“《母亲的沙家浜》拓展了传统散文单线叙事的表现手法，采用多面叙事，使作品的视点更加立体而夺目。单篇散文能达到‘大兵压境、兵临城下’的效果，无疑是值得称道和尊重的。”巫正利近年在《山东文学》《飞天》《红岩》《青岛文学》《海燕》等刊物发表的散文，都具有这样的特色。

今年年初，巫正利结集出版了20来万字的散文集《风还记得你的模样》。上架一个月不到，被读者送进了某类畅销榜的榜首。

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是巫正利散文中无处不在的真实，既有生活的真实，更有艺术的真实。原发于《红岩》双月刊的《被风吹走的光阴》是一篇怀念祖母的文章，全文1.2万字，作者从祖母的小菜地写起，祖母的小菜地是作者童年的乐园，也是成年人斩不断的精神故乡，祖母的命运不济，生下多个女孩都在几声啼哭后被溺死，只求自保的祖母晚年并未得到颐养之安，为改变孙女的命运不惜把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零花钱拿出来。《红岩》的编辑强要在编前语中评价说：这是一个时代里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文章情深意切，细腻的片段引人入胜，读来动人。土地与女人的

读《夏洛的网》，是缘于复旦中文系教授严锋老师的推荐。严老师曾列过一个《不必读书单》。他认为人生有涯，要读就要读好书，读令人愉悦的书。《夏洛的网》是被他美言为可以读一辈子的书，甚至，他将之作为寻找心灵知音的通关密码。

严老师从初三那年偶然在图书馆发现了这部奇书后，每当情绪低落时他就会重温一遍，像是一种治愈的良药。

我小时候没有读过《夏洛的网》，不知以成人的眼光来读这本童书会是怎样的感触？读完我的心得是，这本书不仅仅是写给孩子，也写给大人。

夏洛是一只蜘蛛的名字。这篇童话主要描写了夏洛如何用智慧拯救了她的好朋友，一只名叫威尔伯的小猪，是一部关于友情的温暖童话。

威尔伯是一只天生不足的落地猪，这种猪养不大，通常生下来就会被杀掉。主人家的小女儿弗恩很喜欢动物，她对父亲说：“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于是，幸运的威尔伯免于死。待它长到第五个礼拜时，主人将它卖给了弗恩的舅舅。在谷仓里，威尔伯开始了新生活。它认识了邻居们：鹅、羊、老鼠……并和蜘蛛夏洛成为最好的朋友。

来俊臣：祸乱大唐的始作俑者

——读《新唐书·酷吏列传》札记

□汪 微

制服天下，坐稳江山的目的。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酷吏成为急需而又紧缺的“人才”，于是心怀不轨的来俊臣应运而生。

在武则天废唐建周的十多年间，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始终将国家政权牢牢抓在手中，说实在的，像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立下了汗马功劳。来俊臣“天资残忍，喜反覆”，他的发迹是因为正赶上武则天想在李唐宗族诸王中杀鸡吓猴，树立自身权威。东平王李续（唐太宗之孙）得罪了武则天，来俊臣揣摩女皇的心思，立即上书告密，举报李续的好几条“罪状”，武则天龙颜大悦，“以为志，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来俊臣正式开始办案了。要办当然就要办大案，否则怎么去向女皇邀功以博取欢心？没有大案怎么办？好办，他怀里揣着本《罗织经》！来俊臣说：“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这几句话可谓是《罗织经》的核心所在，其中那个“冤”字特别刺目，可见来俊臣是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制造冤案的，而且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故意。试想，一个本来无罪的人，你要他招供自己

海派书画艺家的表情

——郑逸梅《林下云烟》识小

□陶晓跃

名家金石书画之中，天下妙观得以揽于腕底。成年后，吴湖帆避乱迁沪，鬻艺为生，成一代绘画宗师。吴湖帆山水长卷，笔墨古劲，意韵复远；松竹梅荷，超然脱俗，风韵嫣然；即使是少见的人物临摹，也是吴带当风，曹衣带水。张大千曾盛赞其“熔铸宋元而自成一家人”，“画家画当数吴湖帆为第一”。即使天下重名，吴湖帆仍然孜孜探究旁艺。书摹宋徽宗瘦金体，委婉有致，后学米襄阳，清秀端庄。制印古朴，帖帖乱真，填词清雅。他还身怀一绝，鉴赏古玩：一观之余，立下断语，百无一爽。为此，他还应邀数番北上，鉴定故宫文物。可见其辨伪识真的眼力，即使饱学之士，也难以比肩。

女画家周炼霞，有“金闺国士”之誉，其父从尹和白学画，由此，她自小便通六法。十四岁拜画家郑得凝为师，又从朱古微学词，从蒋梅笙学词。她曾与顾青瑶、袁青霞、陆小曼等组织女子书画社，蜚声画界。《林下云烟》中有周炼霞四条屏花鸟的插图：奇葩异草，翕然可亲；飞鸟鸣虫，栩栩如生。郑氏称其

基于真实基础上的都是有价值的

——读巫正利散文集《风还记得你的模样》

□唐 诵

宿命，在后辈的视角中，更有了诚挚的抚慰。《伙伴》是一篇1万字的长散文，文中的伙伴不是人，是比不懂得关照孩童心灵的成人更近人情的家猪。喂猪、戏猪、骑猪，每一个细节都真实到如同在演电影，在孤独的乡村少年眼中，两头家猪是他们温顺的玩伴儿，更是他们可以肆意对其付出关切与爱意，还能被其回馈以暖意，不该被简单单称作“畜牲”的，那一类生灵。可惜一头猪生病早夭，另一头猪在临近过年就走尽生命的短途。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浑然天成，让人感觉每一个文字都源自内心深处，没有虚假和油滑，这样的文字直逼人心。

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二，是巫正利散文拓展了传统散文固有的模式，也就是向小说借了一条道。这种跨文本的写法非巫正利首创，但巫正利确实用得很好。《我和我的爱情穿过小街》，写作者与同样背井离乡的丈夫骑自行车到一个渔港小镇拍下一张合影，就算一场婚礼。作者的精妙在于在到达照相馆之前遇到豪华车队载着同样举行婚礼的穿雪白婚纱的新娘子，经过百

货大楼，丈夫手心里攥着一百元钱进去，又攥着仅有的一百元钱出来。在对比和反差中，在不动声色的叙写中，体现出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拓展了散文这种传统文体的艺术张力。再如《老街的旧梦》，看似一篇怀旧的游记散文，实则不是，看着眼前破败的老街，作者想象若干年前老街的辉煌气象：“……还有那些铁匠铺、剃头店、麻线店、烟斗点、刀剪店、纸烛店。肉铺的旁边，是一个书场，说书艺人左手打扇，右手持惊堂木，往往说到动情处，放下惊堂木，提起茶壶喝一口，旁边肉铺剔骨刺肉的斩刀恰好砍到案板上，准确无误地补了惊堂木的缺。”昔日的繁华更反衬出眼前的落寞，被抛弃的文明远远萧条于文明本身，这是时间的选择，也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在巫正利的散文中，这种跨文本的书写，大大拓展了作品的视角和覆盖面，使作品更加大气宏阔。

文笔优美，也是巫正利的散文广受读者喜爱的原因。在巫正利的散文中，优美的句子比比皆是，这些优美的句子不造作，不突兀，跟前后文很好地衔接在一起，水到

一只蜘蛛的启示

□展 颜

威尔伯渐渐长大。有一天，老羊告诉它，等到圣诞节，人们就会把猪杀死做成熏肉火腿。威尔伯吓得哇哇大哭，它不想死。

夏洛决定救它。可是，一只蜘蛛有什么办法来救一只肥猪呢？我当然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读《夏洛的网》时，我无数次被E·B·怀特奇特而美妙的想象力折服。

聪明的夏洛，善良的夏洛，想出的妙招是——在网上织字。

第一次，夏洛在网中央织出“王牌猪”。消息马上传遍全县，人们从四处赶来瞻仰这只奇迹般的小猪。

为了持续吸引人们的关注，第二次，夏洛在网上织出了“了不起”。果然，这一次又掀起人们关注的热潮。弗恩的舅舅决定九月份带上威尔伯去参加集市亮个相。

第三次，夏洛织出“光彩照人”。威尔伯站在金色的阳光里，的确确实光彩照人。它知道只要集市上出人头地，它的性命就能保住。

其实在九月份，夏洛准备要产卵了。

像捻死一只臭虫一样整死了周兴。之后，来俊臣之酷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不再满足于搞普通官员，矛头直接指向朝中宰相、武氏诸王，甚至武则天的掌上明珠太平公主及皇嗣李旦、庐陵王李显等，连他的靠山女皇也感到忍无可忍了，不得不像对付周兴一样，让他结束了疯狂。来俊臣人头落地之时，围观的人们争相上前剥皮食肉，尸身切刻变为一摊肉泥。

反观来俊臣的一生，他跟武则天时期的其他酷吏一样，以告密起家，以残忍发家，最终恶人自有恶人磨，众怒难犯之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其实说到底，这些酷吏终究是被最高统治者利用的悲剧人物，武则天在称帝之初为清除敌对势力，自然要利用这些有杀伐手段的酷吏，而一旦政局相对稳定，这些酷吏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她又会毫不手软地置之死地以安抚民心。

然而不管怎么说，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其灭绝人性的所作所为，给唐朝中后期的政坛格局开了一个邪恶的先例，后来那些宦官和藩镇恶棍多有效仿，而且花样翻新，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甘露之变”中宦官仇士良屠杀大臣，“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凌迟颜杲卿，祸害百姓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倒行逆施也直接造成大唐王朝乱象丛生的政治局面，政治的黑暗导致唐朝从繁荣迅速走向衰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俊臣是唐代政治乱象的始作俑者。

补救。胡石予在画左边的空处补写一枝，缀以几朵小花，又一时兴起，题两绝句其上：“生前已有假名者，死后可知价值高。笑语王生莫烦恼，为君左角一添毫。”我画梅花四十春，冷惜发现已频烦。不知雅俗难淆乱，婢学夫人惜此人”，又跋数语略述情由。其大度其超然其诙谐非一般人可比。

书家邓散木，为净慈殿写匾，每字横竖几丈，他用拖把当笔，站在纸上疾书，字成“刚辣淳秀”（唐云语）。邓散木为人狂狷，三十岁后曾自号“龚翁”，取“洁其龚除”（《国语》）之意而用之。有富人慕其书名，愿出厚润求其书作，但请不署龚翁之名，他断然拒绝。又有“中委”达官，斥巨资，托熟人，求为亡母写墓志，书其碑，亦不喜龚翁之名，请易之。邓散木勃然：公厌我名，何取于我？我固穷，宁灶冷，易名不可！“立身卓尔苍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心性可掬可捧。

郑氏笔下还涉及影坛、梨园、园艺以及琢砚、雕刻等诸多的艺术领域。名伶荀慧生曾执热于吴昌硕门下，小说泰斗林琴南自定润格卖画，影界先驱但杜宇仕女图粉黛生香等等，读来自有一番趣味。

芸窗的风雨去了散了，林下的云烟也散去了了，然而那些艺家们曾有过的生命姿态，曾有过的鲜活表情，仍然在郑氏的书中与后来者对视。

渠成，自然而然。《古屋瓦松》中有这样一句：“当我看见老街古屋上密密丛生的瓦松的时候，我能确定，这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老街，所有坐化的时光，都在古屋的瓦楞上长成一株株青翠的瓦松。”文字美得像诗歌。《橘在记忆的册页中》文末一句：“在年轻人纷纷离开土地、去镇上或者县城安家之后，肥沃的农田被荒草占领，丘陵上下回复到原始状态。有人说那里可能被规划成规模化种植果园，有人说那里可能会被开发成湿地公园，也有人说那里将松涛阵阵，长成森林——不管是果园、公园，还是森林，希望它都能承载起故乡人和他乡游子绮丽斑斓的梦想。”不再是诗，而是追问和反思，发人深省。

巫正利的散文选材有大气象。这种大气象首先表现在整本散文集几乎找不出私化和个人情绪化的篇章，这种大气象还表现在没有那种几十篇可算一篇的类型化写作，正如作者在后记《面对世界，选择柔软》中所说：“在创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追求独特和与众不同，生活的诸般际遇使我无法复制别人，更无法重复自己。”

在巫正利的散文中，看不见花红柳绿，看不见人间欢谑，看不见浮躁和喧嚣，看不见炫耀和享受，看到的，是对于时间的记述，是类似于“天问”的思考。一个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散文作家，她的每一种记述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什么呢——甲虫吗？”夏洛说，不，他们只是在桥上走来走去，老以为另一边有更好的东西。如果他们在这桥上倒过头来静静地等着，也许真有好东西来。可是人类不会等，他们每分钟都向前冲啊，冲啊，冲啊——如今，人人都说社会太卷，压力太大，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一路小跑地往前冲。速度太快反而忽略了路上的风景，倒不如尝试慢下来，踏踏实实，好好沉淀，也许这样更有收获。

当夏洛用生命为威尔伯得到大奖，威尔伯问夏洛：“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呢？我不配，我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夏洛回答它：“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见很多很多人，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少数人成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亲情、爱情、友情，其实每一个都来之不易，每一个都弥足珍贵。用心地去爱你所爱的人，生命的价值才更有意义。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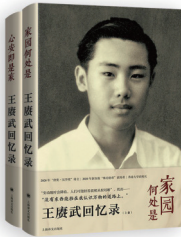
《中国金银器》 扬之水 三联书店

这是我国首部完整展示金银器在工艺美术领域流变的巨制，也是一部纸上的人类生活史，囊括了先秦至清的金银器皿与金银首饰，着眼于造型与纹饰，究心于美术和工艺、审美与生活的关系。全书依历史朝代和器物功用，将金银器这一西风东渐之物在华夏之邦的落地、嬗变、融合直至自生光华的过程，以真实可见的图像影写一一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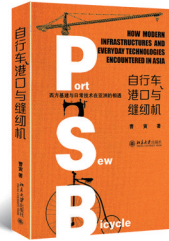
《担头看花》 陆灏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书名取自宋人熟语“卖花担上看桃李”。其内容包括钱锺书的猫、俞平伯与侦探小说、容庚之被逐出北大、以赛亚·伯林的初恋、黄裳五次题跋的《印存玄览》。有趣闻，有史事，有藏品，搜罗抉剔之间，在在都是活泼泼的精神气象。本书特别收录钱锺书批改的校样、丁之琳赠作者信札、方重旧藏英文书等。



《王康武回忆录》 王康武/林婷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康武是享有盛誉的海外华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其生长于1930年代的南洋，时逢战乱和动荡，不得不在中国、南洋和英国等地辗转求学，“寻找家园”的归属感这一复杂的命题，有曲折的经历和真切的人生经验；成年后，在横跨三大洲几十年的学术与教育生涯中，他与同时代的史学、汉学界重要学者，几乎都有交往；一生挚爱的太太林婷婷更是他领悟“爱”与“家园”的人生伴侣。



《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 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 曹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通过对两百年来亚洲地区的普通百姓与自行车、缝纫机等机器设备、饮水工程、港口建设工程基建的关系演进，捧出亚洲现代化进程的细节与切片，这里面有社会变迁的呈现，更结合了历史渊源与地缘政治，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呈现出一部亚洲现代化简史。



《还是得活在日常里啊》 [日]是枝裕和 南海出版公司

是枝裕和与树木希林是带着“导演”与“演员”的使命降生的。他们经由共同打造作品往来十二年（2007—2018），成了心有灵犀的挚友。本书为两人共同完成的访谈回忆录，以是枝导演回顾和解读与希林老师共度的点滴时光，串联六场聚焦表演的深度对谈，细致深入地道出演戏一如人生——还是得活在日常里啊。